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蜀志卷十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杜微　周羣張裕　杜瓊　許慈　孟光　來敏

尹默　李譔　譙周　郤正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辟為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出建

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為
別駕五梁為功曹微為主簿微固辭轝而致之既至亮
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曰服
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覯王元泰李伯仁
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
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
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
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

著勲於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為謀故自割絶守勞而
已不畜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答曰曹丕
篡弑自立為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
其邪偽以正道滅之恠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
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勤農
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
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
何為汲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為諫議大夫以從

其志五梁者字德山犍為南安人也以儒學節操稱從議郎遷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

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廣漢楊厚名亞董扶任安數被徵終不詣時人有問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羣少受學於舒專心候業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災纔見一氣即白羣羣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故凡有氣候無不見

之者是以所言多中州牧劉璋辟以為師友從事續漢書曰建安七年越巂有男子化為女人時羣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易代之祥也至二十五年獻帝果封于山陽十二年十月有星孛于鶉尾荊州分野羣以為荊州牧將死而失土明年秋劉表卒曹公平荊州十七年十二月星孛于五諸侯羣以為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土是時劉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據枹罕明年冬曹公遣偏將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被殺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公攻漢中張魯降

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問羣羣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愼之時州後部司馬蜀郡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羣

裕字南和諫先主曰不可爭漢中軍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沒不還悉如羣言於是舉羣茂才裕又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為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涿令者去官

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先主常銜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顯裕諫爭漢中不驗下獄將誅之諸葛亮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鉏裕遂棄市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又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也羣卒子巨頗傳其術

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安術劉璋時辟為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瓊為議曹從事

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遷左中郎將大鴻臚太常為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禕等皆器重之雖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通儒譙周常問其意瓊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周因問曰昔周徵君以為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

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已来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瓊年八十餘延熙十三年卒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内學無傳業者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為帝後皆免為諸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

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者甚於穆侯靈帝之名子後宦人黄皓弄權於内景耀五年宫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為驗周曰此雖已所推尋然有所因由杜君之辭而廣之耳殊無神思獨至之異也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

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時又有魏郡胡潛字公興不知其所以在益土潛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彊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先主定蜀承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潛並為博士與孟光来敏等典掌舊文值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慈潛更相克伐謗讟忿爭形於聲色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撻以相震攄攄虛晚反其矜己妬彼乃至於此先主愍其若斯羣僚大會使

倡家假爲二子之容傚其訟鬩之狀酒酣樂作以爲嬉戲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潛先沒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卒孫盛曰蜀少人士故慈潛等並見載述子勛傳其業復爲博士

孟光字孝裕河南洛陽人漢太尉孟郁之族續漢書云郁中常侍孟賁之弟靈帝末爲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蜀劉焉父子待以客禮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

義光常譊譊讙咋譊音奴交反讙音休
哀反咋音徂格反先主定益州拜為議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後主踐阼為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懸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

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踧踖而已光之指擿痛癢多如是類故執政重臣心不能悅爵位不登每直言無所回避為代所嫌太常廣漢鐔承華陽國志回承字公文歷郡守少府光祿勲河東裴儁等年資皆在光後而登據上列處光之右蓋以此也傅暢裴氏家記曰儁字奉先魏尚書令潛弟也儁姊夫為蜀中長史儁送之時年十餘歲遂遭漢末大亂不復得還既長知名為蜀所推重也子越字令緒為蜀督軍蜀破遷還洛陽拜議郎後進文士祕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性情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

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戸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畧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所施為且智調藏於胷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為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為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彊致也此儲君讀書寧當倣吾等竭力博識以待

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為然後光坐事免官年九十餘卒

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來歙之後也父豔為漢司空華嶠後漢書曰豔好學下士開館養徒衆少歷顯位靈帝時位至司空漢末大亂敏隨姊夫奔荊州姊夫黃琬是劉璋祖母之姪故璋遣迎琬妻敏遂俱與姊入蜀常為璋賓客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先主定益州署敏典學校尉及立太子以為家令後主踐阼為虎賁中郎將丞

相亮住漢中請為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亮集有教曰將軍来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為来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為太子家令先帝不悦而不忍拒也後主即位吾闇於知人遂復擢為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疏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亮卒後還成都為大長秋又免後累遷為光祿大夫復坐過黜前後數貶削皆以語言不節舉動違常也時孟光亦以樞機不慎論議干時然猶愈於敏俱以其耆宿學士見禮於世而敏荆楚名族東

宮舊臣特加優待是故廢而復起後以敏為執慎將軍欲令以官重自警戒也年九十七景耀中卒子忠亦博覽經學有敏風與尚書向充等並能協賛大將軍姜維維善之以為參軍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荆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略誦述不復按本先主

定益州領牧以為勸學從事及立太子以默為僕射以左氏傳授後主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丞相亮住漢中請為軍祭酒亮卒還成都拜太中大夫卒子宗傳其業為博士宋仲子後在魏魏略曰其子與魏諷謀反伏誅魏太子答王朗書曰昔石厚與州吁游父碏知其與亂韓子昵田蘇穆子知其好仁故君子游必有方居必就士誠有以也嗟乎宋忠無石子先識之明老罹此禍今雖欲願行滅親之誅立純臣之節尚可得邪

李譔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游荊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譔具傳其業又從默講論

義理五經諸子無不該覽加博好技藝算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始為州書佐尚書令史延熙元年後主立太子以譔為庶子遷為僕射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子愛其多知甚悅之然體輕脫好戲啁故世不能重也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景耀中卒時又有漢中陳術字申伯亦博學多聞著釋問七篇益部耆舊傳及志位歷

三郡太守

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父𡸫字榮始治尚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州就假師友從事周幼孤與母兄同居既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徧視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性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識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

曰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況左右乎亮卒於敵庭周在家聞問即便奔赴尋有詔書禁斷惟周以速行得達大將軍蔣琬領刺史徙為典學從事總州之學者後主立太子以周為僕轉家令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衆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為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

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遂務理寃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遥聞德行遂以權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於輿病齎棺繈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為彊屠王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鈚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即時還車及征隗囂頴川盜

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故姦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即降遂至潁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一大小戮力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

不能者夫輓大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拔大艱者其善術
苦不廣且承事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
至於四時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
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
未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脩
先帝所施下為子孫節儉之教徙為中散大夫猶侍太
子于時軍旅數出百姓彫瘁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
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其辭曰因餘之國小而肇建

之國大並爭於世而為仇敵因餘之國有高賢卿者問於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彊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恒多慢處小有憂者恒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人養民以少取多勾踐卹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為界各欲歸息民張良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尋帥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

肇建之國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邉陲覘增其疾而斃之也伏愚子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劒鞭馬而取天下乎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

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從横出入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後遷光禄大夫位亞九列周雖不與政事以儒行見禮時訪大議輒據經以對而後生好事者亦咨問所疑

馬景耀六年冬魏大將軍鄧艾克江由長驅而前而蜀本謂敵不便至不作城守調度及聞艾已入陰平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後主使羣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為蜀之與吳本為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為南中七郡阻險斗絶易以自守宜可奔南惟周以為自古已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為小稱臣孰與為大再辱之耻何

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為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以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羣臣或難周曰今艾以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呉未賔事勢不得不受之受之後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古義爭之衆人無以易周之理後主猶疑於入南周上疏曰或說陛下以北兵深入有欲適南之計臣愚以為不安何者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

為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偪之窮乃幸從是後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為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叛一也北兵之來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勢衰及時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昔王郎以邯鄲僭號時世祖在信都畏偪於郎欲棄還關中邳彤諫曰明公西還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亡叛可必也世祖

從之遂破邯鄲今北兵至陛下南行誠恐邳彤之言復信於今四也願陛下早為之圖可獲爵土若遂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深易曰亢之為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茍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迎授與人況禍以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從周策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

孫綽評曰譙周說後主降魏可乎曰自為天子而乞降請命何恥之深乎夫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先君正魏之篡不與同天矣推過於其父俛首而事讎可謂苟存豈大居正之道哉孫盛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況稱天子而可辱於人乎周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禮希利要冀微榮惑矣且以事勢言之理有未盡何者禪雖庸主實無桀紂之酷戰雖屢北未有土崩之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東鄙以思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巘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二師承命電赴何投寄之無所而慮於必亡邪魏師之來褰國大舉欲追則舟楫靡資欲留則師老多虞且屈伸有會情勢代起徐因思奮之民以攻驕惰之卒此越王所以敗闔閭田單所以摧騎刼也何為匆匆遽自囚虜下堅壁於敵人致斫石之至

恨哉葛生有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為之下壯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觀古燕齊荆越之敗或國覆主滅或魚縣鳥竄終能建功立事康復社稷豈曰天助抑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納譙周之言何邦基之能構令名之可獲哉禪既闇主周實駑臣方之申包田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 時晉文王為魏相國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又下書辟周周發至漢中困疾不進咸熙二年夏巴郡文立從洛陽還蜀過見周周語次因書板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没兮典午者謂司馬也月酉者謂八月也至八月而文王果崩

華陽國志曰文立字廣休少治毛詩三禮兼通羣書刺史費禕命為從事入為尚書郎復辟為大將軍東曹掾

稍遷尚書郎并于魏梁州建首為别駕從事舉秀才晉泰始二年拜濟陰太守遷太子中庶子立上言故蜀大官及盡忠死事者子孫雖仕郡國或有不才同之齊民為劇又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各宜量才叙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事皆施行轉散騎常侍獻可替否多所補納稍遷衛尉中朝服其賢雅為時名卿咸寧末卒立章奏詩賦論頌凡數十篇

晉室踐祚累下詔所在發遣周周遂輿疾詣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騎都尉周乃自陳無功而封求還爵土皆不聽許五年予嘗為本郡中正清定事訖求休還家往與周别周語予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揚雄七十一而没今吾年過七十庶慕

孔子遺風可與劉揚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疑周以術知之假此而言也六年秋為散騎常侍疾篤不拜至冬卒晉陽秋載詔曰朕甚悼之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五萬周息熙上言周臨終屬熙曰久抱疾未曾朝見若國恩賜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當還舊墓道險行難豫作輕棺殯斂已畢上還所賜詔曰還衣服給棺直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益部耆舊傳曰益州刺史董榮圖畫周像於州學命從事李通頌之曰抑抑譙侯好古述儒寶道懷真鑒世盈虛雅名美迹終始是書我后欽賢無言不譽攀諸前哲丹青是圖嗟爾來葉鑒茲顯模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業亦以忠篤質素

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不就周長子熙熙子

秀字元彥晉陽秋曰秀性清靜不交於世知將大亂豫絕人事從兄弟及諸親里不與相見州郡辟命及李雄盜蜀安車徵秀又雄叔父驤驤子壽辟命皆不應常冠鹿皮躬耕田畝永和三年安西將軍桓溫平蜀表薦秀曰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迹以悖在三之節是以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圮裂兎罝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 土鯨鯢既縣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 羿浞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遁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

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姦威仍偪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絶迹不面僞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狼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遁之弊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頹風軌訓嚚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及蕭敬叛亂避難宕渠川中鄉人宗族馮依者以百數秀年八十衆人以其篤老欲代之負擔秀乃拒曰各有老弱當先營救吾氣力自足堪此不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後十餘年卒於家

郤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也祖父儉靈帝末為益州刺史為盜賊所殺會天下大亂故正父揖因留蜀揖為大

將軍孟達營都督隨達降魏為中書令史正本名纂少以父死母嫁單煢隻立而安貧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入為祕書吏轉為令史遷郎至令性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揚班傅張蔡之儔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鑚鑿推求略皆寓目自在內職與宦人黄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正既不為皓所愛亦不為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於憂患依則先儒假文見意號曰釋譏其

文繼於崔駰達旨其辭曰或有譏余者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竝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顯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沒名滅君子所恥是以達人研道探賾索微覩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辨者馳說智者應機謀夫演略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大申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跱九有未乂悠悠四

海嬰丁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質兼覽博閱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取命幹兹奥秘躊躇紫闥喉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九考則二十七年究古今之真偽計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飡固未能輸竭忠款盡瀝胃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並有聞焉也盍亦緩衡緩轡回軌易塗輿安駕肆思馬斯

徂審厲揭以投濟要夷庚之赫憮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不亦盛與余聞而歎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既美且豔管闚筐舉守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或人率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余應之曰虞帝以面從為戒孔聖以悅巳為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將為吾子論而釋之昔在鴻荒矇昧肇初三皇應籙五帝承符爰曁夏商前典攸書姬衰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

虐呑嚼八區於是從横雲起徂詐如星奇邪蠭動智故
萌生或飾真以雠偽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
鬻技以自矜背正崇邪棄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
故鞅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吕門大而宗滅韓辨
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寵耀其目赫赫龍章鑠
鑠車服媮幸苟得如反如仄淫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
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宁未踐而棟折榱覆天收其精地
縮其澤人弔其躬鬼芟其頟初升高岡終隕幽壑朝含

榮潤夕為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然高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而忽於時務哉葢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晧若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醲醇君臣履度各守厥真上垂詢納之弘下有匡救之責士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粲乎亹亹尚此忠益然而道有隆窊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陽

否於素秋玄陰抑於孟春羲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
耀靈陳沖質不永桓靈墜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挾
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横者欻披其胷狙詐者暫吐其舌
也今天網已綴德樹西鄰丕顯祖之宏規縻好爵於士
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礿祭幾皇
道以輔真雖跱者未一偽者未分聖人垂戒蓋均無貧
故君臣協美於朝黎庶欣戴於野動若重規靜若疊矩
濟濟偉彥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顏子之仁也侃侃庶

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鷙騰伊望之事也總羣俊之上略
含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祕策故力征以勤世援華英
而不遑豈暇脩枯籜於榛穢哉然吾不才在朝累紀託
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廣深歎嵩嶽之高跱聞仲
尼之賛商感鄉校之益已彼平仲之和羮亦進可而替
否故矇冒聱說時有攸獻譬遒人之有采於市閭游童
之吟詠乎疆畔庶以增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
以闇協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已愚進

退任數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既入
不出有而若無者也猨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溷
柳季之卑辱褊夷叔之高懟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
充詘失不惨悸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輊不鬻譽
以干澤不辭愆以忌絀何責之釋何飡之卹何方之排
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也方今朝士山積髦俊
成羣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遊禽逝不
為之尠浮魴臻不為之殷且陽靈幽於唐葉陰精應為

商時陽盱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淮南子曰禹為水以身請於陽盱之河湯苦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聖人之憂民如此其明矣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克夏桀而天下大旱三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傷民之大命湯於是剪其髮攦其爪自以為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行止有道啓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委命恭已我又何辭辭窮路單將反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孔氏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韙叔肹之優游美疎氏之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汎浩然以容裔欣環堵以恬娛免咎悔

於斯世顧兹心之末泰懼末塗之泥滯仍求激而增憤肆中懐以告誓昔九方考精於至貴秦牙沉思於殊形

淮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没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絶塵却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天下之馬臣有所與共儋纏采薪九方堙此其相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黄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悦名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也毛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所以千萬里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内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

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天下之馬也淮南子又曰伯樂寒風秦牙莞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益九方觀其精秦牙察其形

薛燭察寶以飛譽

越絕書曰昔越王勾踐有寶劍五枚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吾有寶劍五請以示子乃取其豪曹巨闕薛燭曰皆非也又取純鈎湛盧燭曰觀其劍鈔爛爛如列宿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將溢於塘觀其文渙渙如氷將釋此所謂純鈎邪王曰是也王曰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三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鼓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悉其伎巧一曰純鈎二曰湛盧今赤堇之山已合若邪之溪深而不測歐冶子已死雖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三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亦何足言與

瓠梁託弦以流聲

淮南子曰瓠巴

鼓瑟而鱏魚聽之又曰瓠梁之歌可隨也而以歌者不可為也

齊隸拊髀以濟文

臣松之曰按此謂孟嘗君田文下坐客能作雞鳴以濟其厄者也凡作雞鳴必先拊髀以傚雞之拊翼也

楚客潛冦以保荆

淮南子曰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備一卒子發聞之衣不及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禮之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强於是卒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君曰諾偷即夜出解齊將軍之帳而獻之子發子發使人歸之曰卒有出採薪者得將軍之帳使使歸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枕子發又使歸之明日又復往取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矣即旋師而去

雍門援琴而挾說

桓譚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今貧擯壓窮巷不交四鄰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真逢讒罹謗怨結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絶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為鄰入用堀坎為家困於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也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為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闥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諂諛侍側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滛目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釣乎不測之淵野游則登平原馳廣囿强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沉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彊而

報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荊棘狐狸穴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欷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

韓哀秉轡而馳名

呂氏春秋曰韓哀作御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及至駕齧膝參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騖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

盧敖翱翔乎玄闕若士竦身於雲清

淮南子曰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轂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準戾頸而鳶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遯逃乎碑下盧敖俯而視之方

卷龜殼而食合梨盧敖乃與之語曰惟敖為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長不渝解周行四極惟北陰之不闚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為交乎若士者𦬼然而笑曰嘻乎子中州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戴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窔奥也若我南遊乎罔罠之野北息于沉墨之鄉西窮窅冥之黨東貫鴻濛之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則眴此其外猶有沈沈之汜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壤蟲終日行不離咫尺自以為遠不亦悲哉余實不能齊技於數子故乃靜然守已而自寧景耀六年後主從譙周之計遣使請

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明年正月鍾會作亂成都後主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蜀之大臣無翼從者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後主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時論嘉之賜爵關内侯泰始中除安陽令遷巴西太守泰始八年詔曰正昔在成都顛沛守義不違忠節及見受用盡心幹事有治理之績其以正為巴西太守咸寧四年卒凡所著述詩論賦之屬垂百篇

評曰杜微脩身隱靜不役當世庶幾夷皓之槩周羣占天有徵杜瓊沈默慎密諸生之純也許孟來李撰涉多聞尹默精於左氏雖不以德業為稱信皆一時之學士譙周詞理淵通為世碩儒有董揚之規郤正文辭粲爛有張蔡之風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二子處晉事少在蜀事多故著于篇張璠以為譙周所陳降魏之策蓋素料劉禪懦弱心無害戾故得行也如過恣肆之人雖無他算然矜殉鄙恥或發怒妄誅以立一時之威快其斯須之意者此亦夷滅之禍云

蜀志卷十二

蜀志卷十二考證

杜微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勤元本作勸

許慈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何焯曰大長秋掌奉宣中宮命西京或用士人中興常用宦者今皆用通經之士為之則可以修周官内宰之職且仁篤通大經四小經三即在中土亦烏可無述耶

孟光漢太尉孟郁之族○郁後漢書靈帝紀作槭

光解正慎宜不為放談○宜疑作密

此儲君讀書寧當倣吾等竭力博識○儲君監本訛諸

君今改正

尹默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

臣浩按後漢書云陳元字長孫父欽習左氏春秋事

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少傳父業為

之訓詁與范升爭立左氏學據此則此云陳元方多

方字疑為傳寫之訛也

譙周故周人養民以少取多句踐卹衆以弱斃彊○周

人宋本作周文

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當秦宋本作及秦

至冬卒注若國恩賜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　臣清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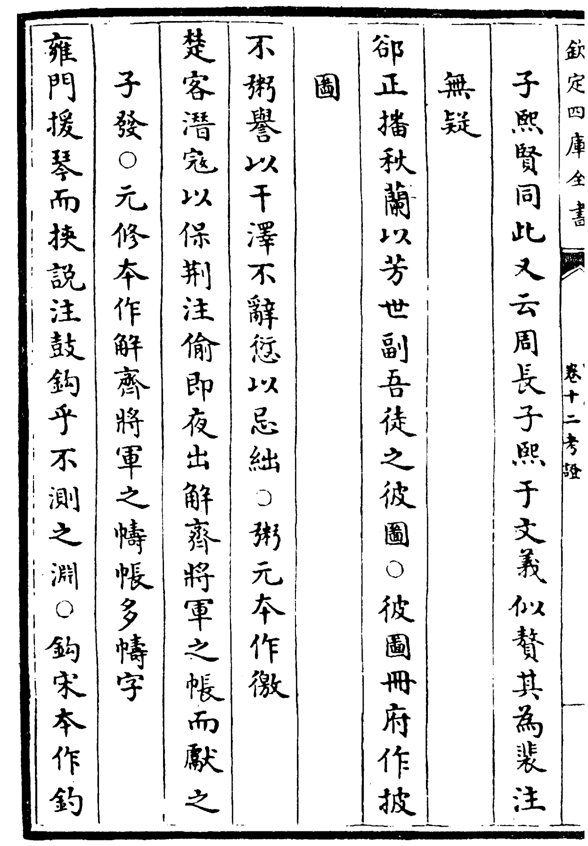
按周雖勸降然不仕魏晉至臨終所囑又如此則其

勸降也蓋度殉國之義非後主所辦故姑以此為全

君計耳視夫誤其君以榮其身者則有間矣

周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彥○何焯曰元彥之去承祚遠

矣此十字疑皆裴注之文　臣龍官按上文既云周三



子熙賢同此又云周長子熙于文義似贊其爲裴注
無疑

郤正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彼圖册府作披
圖

不粥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絀○粥元本作徼

楚客潛寇以保荆注偷即夜出解齊將軍之帳而獻之
子發○元修本作解齊將軍之幬帳多幬字

雍門援琴而挾說注鼓鈎乎不測之淵○鈎宋本作鈞

若士竦身於雲清注敖幼而好游長不喻解○宋本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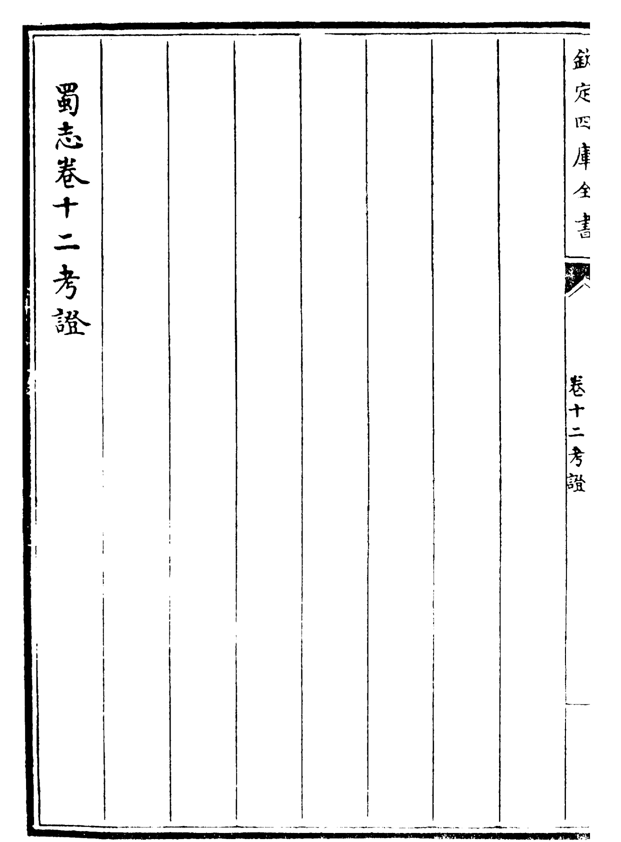
至長不渝

又注此其外猶有沈沈之汜○沈沈宋本作汰沃

又注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宋本乃止下有駕

止杯治悖若有喪也九字

蜀志卷十二考證



謹案卷十第十九頁前一行自惟年官先琬刋本

惟訛為據監本改

卷十二第十八頁後四行未曾朝見刋本曾訛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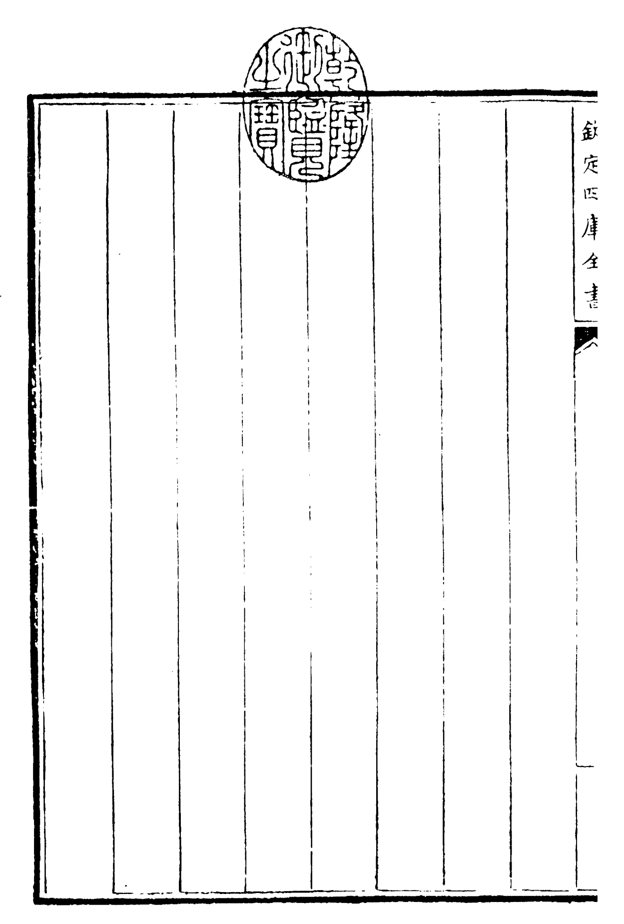
據監本改

第二十七頁後三行注猶窔奧也刋本窔訛突據

淮南子改

第二十七頁後四行西窮窅寞之黨刋本窅訛寞

據淮南子改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録監生臣顧　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蜀志 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蜀志卷十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黄權　李恢　呂凱　馬忠　王平　張嶷

黄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少為郡吏州牧劉璋召為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

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容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竟遣使迎先主出權為廣漢長及先主襲取益州將帥分下郡縣郡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劉璋稽服乃詣降先主先主假權偏將軍徐衆評曰權既忠諫於主又閉城堅守得事君之禮武王下車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所以大顯忠賢之士而明示所貴之㫖先主假權將軍善矣然猶薄少未足彰忠義之高節而大勸為善者之心及曹公破張魯魯走入巴中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於是先主以權為護軍

率諸將迎魯魯巳還南鄭北降曹公然卒破杜濩朴胡殺夏侯淵據漢中皆權本謀也先主為漢中王猶領益州牧以權為治中從事及稱尊號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先主自在江南及吳將軍陸議乘流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絶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黄權權不負孤

也待之如初臣松之以為漢武用虛罔之言滅李陵之家劉主拒憲司所執宥黃權之室二主得失縣邈遠矣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其劉主之所謂也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拜為鎮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漢魏春秋曰文帝詔命發喪權答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惑未實請須後問後得審問果如所言及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而權獨否文帝

察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右詔權未至之間累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於道官屬侍從莫不碎魄而權舉止顏色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徙占河南大將軍司馬宣王深器之問權曰蜀中有卿輩幾人權答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也宣王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蜀記曰魏明帝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為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為正往者熒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明年卒謚曰景侯子邕嗣邕無

子絕權留蜀子崇為尚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瞻盤桓未進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至于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却戰至緜竹崇帥厲軍士期於必死臨陣見殺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也任郡督郵姑夫爨習為建伶令有違犯之事恢坐習免官太守董和以習方土大姓寢而不許華陽國志曰習後官至領軍後貢恢於州涉道未至聞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恢知璋之必敗先主必成乃託

名郡使北詣先主遇於緜竹先主嘉之從至雒城遣恢至漢中交好馬超超遂從命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恢為功曹書佐主簿後為亡虜所誣引恢謀反有司執送先主明其不然更遷恢為別駕從事章武元年庲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

以恢為庲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任平夷縣臣松之訊之蜀人云庲降地名去蜀二千餘里時未有寧州號為南中立此職以總攝之晉泰始中始分為寧州先主薨高定恣睢於越巂雍闓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巂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恢衆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紿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怠緩於是恢出擊大破之追犇逐北南

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於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于時費用不乏建興七年以交州屬吳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以還居本郡徙居漢中九年卒子遺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隨諸葛瞻拒鄧艾臨陣授命死于緜竹

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也孫盛蜀世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漢

武帝時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曰不韋縣仕郡五官掾功曹時雍闓等聞先主薨於永安驕黠滋甚都護李嚴與闓書六紙解喻利害闓但答一紙曰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其桀慢如此闓又降於吳吳遥署闓為永昌太守永昌既在益州郡之西道路壅塞與蜀隔絶而郡太守改易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闓闓數移檄永昌稱說云云凱答檄曰天降喪亂姦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

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
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為當躬聚黨衆率先啟行上以報
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
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
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
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
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
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興歸志世

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賛季興與衆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僣號晉人不長況臣於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懐惟將軍察焉

凱威恩内著為郡中所信故能全其節及丞相亮南征討闓既發在道而闓已為高定部曲所殺亮至南上表

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絶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偪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為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會為叛夷所害子祥嗣而王伉亦封亭侯為永昌太守蜀世譜曰呂祥後為晉南夷校尉祥子及孫世為永昌太守李雄破寧州諸呂不肯附舉郡固守王伉等亦守正節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乃復姓改名忠為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長先主東征敗績猇亭巴西太守閻芝發諸縣兵五千人以補遺

闕遣忠送往先主已還永安見忠與語謂尚書令劉巴曰雖亡黄權復得狐篤此為世不乏賢也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為門下督三年亮入南拜忠牂牁太守郡承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卹理甚有威恵八年召為丞相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又領州治中從事明年亮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徵庲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胄平南土加忠

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初建寧郡殺太守正昂縛太守張裔於吳故都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間又越嶲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將太守張嶷開復舊郡由此就加安南將軍進封彭鄉亭侯延熙五年還朝因至漢中見大司馬蔣琬宣傳詔旨加封鎮南大將軍七年春大將軍費禕北禦魏敵留忠成都平尚書事禕還忠乃歸南十二年卒子修嗣修弟恢恢子義晉建寧太守

忠為人寬濟有度量但詼啁大笑忿怒不形於色然處

事能斷威恩並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為之立廟祀迄今猶在張表時名士清望踰忠閻宇宿有功幹於事精勤繼踵在忠後其威風稱績皆不及忠益部耆舊傳曰張表肅子也華陽國志云表張松子未詳閻宇字文平南郡人也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隨杜濩朴胡詣洛陽假校尉從曹公征漢中因降先主拜牙門將裨將軍建興六年屬參軍馬謖先鋒謖舍水

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偪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丞相亮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黄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叅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大將軍司馬宣王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遷後典

軍安漢將軍副車騎將軍吴壹住漢中又領漢中太守十五年進封安漢侯代壹督漢中延熙元年大將軍蔣琬住沔陽平更為前護軍署琬府事六年琬還住涪拜平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統漢中七年春魏大將軍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向漢川前鋒巳在駱谷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大驚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敵聽當固守漢樂二城遇賊令入比爾閒涪軍足得救關平曰不然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禍也今宜先遣劉護軍

杜參軍據興勢平為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諸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相繼而至魏軍退還如平本策是時鄧芝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戲謔從朝至夕端坐徹日憒無武將之體然性狹侵疑為人

自輕以此為損焉十一年卒子訓嗣初平同郡漢昌句古侯反扶忠勇寬厚數有戰功功名爵位亞平官至左將軍封宕渠侯華陽國志曰後張翼廖化並為大將軍時人語曰前有王句後有張廖

張嶷字伯岐巴西郡南充國人也益部耆舊傳曰嶷出自孤微而少有通壯之節弱冠為縣功曹先主定蜀之際山寇攻縣縣長捐家逃亡嶷冒白刃攜負夫人夫人得免由是顯名州召為從事時郡內士人龔祿姚伷位二千石當世有聲名皆與嶷友善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廣漢緜竹山賊

張慕等鈔盜軍資刼畧吏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嶷度其鳥散難以戰禽乃詐與和親克期置酒酒酣嶷身率左右因斬慕等五十餘級渠帥悉殄尋其餘類旬日清泰後得疾病困篤家素貧匱廣漢太守蜀郡何祗名為通厚嶷宿與疎闊乃自轝詣祗託以治疾祗傾財醫療數年除愈其黨道信義皆此類也拜為牙門將屬馬忠北討汶山叛羌南平四郡蠻夷輒有籌畫戰克之功益部耆舊傳曰嶷受兵馬三百人隨馬忠討叛羌嶷別督數營在先至他里邑所在高峻嶷隨山立上四五里羌於

要厄作石門於門上施脒積石於其上過者下石槌擊之無不糜爛嶷度不可得攻乃使譯告曉之曰汝汶山諸種反叛傷害良善天子命將討滅惡類汝等若稽顙過軍資給糧費福祿永隆其報百倍若終不從大兵致誅雷擊電下雖追悔之亦無益也耆帥得命即出詣嶷給糧過軍軍前討餘種餘種聞他里已下悉恐怖失所或迎軍出降或奔竄山谷放兵攻擊軍以克捷後南夷劉冑又反以馬忠為督庲降討冑嶷復屬焉戰鬬常冠軍首遂斬冑平南事訖牂牁興古獠種復反忠令嶷領諸營往討嶷内招降得二千人悉傳詣漢中

十四年武都氐王苻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迎過期不到大將軍蔣琬深以為念嶷平之曰苻健求附款至必無他變素聞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將有乖離是以稽

留耳數日問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就魏獨健來從初越嶲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嶷為越嶲太守嶷將所領往之郡誘以恩信蠻夷皆服頗來降附北徼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嶷乃往討生縛其帥魏狼又解縱告喻使招懷餘類表拜狼為邑侯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供職諸種聞之多漸降服嶷以功賜爵關內侯蘇祁邑

君冬逄逄弟隗渠等已降復反嶷誅逄逄妻旄牛王女嶷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剛猛捷悍為諸種深所畏憚遣所親二人詐降嶷實取消息嶷覺之許以重賞使為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又斯都耆帥李求承昔手殺龔禄嶷求募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始嶷以郡郛宇頹壞更築小塢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定莋臺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嶷率所領

奪取署長吏焉嶷之到定莋定莋率豪狼岑槃木王舅甚為蠻夷所信任忿嶷自侵不自來詣嶷使壯士數十直往收致撻而殺之持尸還種厚加賞賜喻以狼岑之惡且曰無得妄動動即殄矣種類咸面縛謝過嶷殺牛饗宴重申恩信遂獲鹽鐵器用周贍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千餘戶其率狼路欲為姑壻冬逢報怨遣叔父離將逢衆相度形勢嶷逆遣親近齎牛酒勞賜又令離姊逆逢妻宣暢意旨離既受賜并見其姊姊弟歡悅悉

率所領將詣嶷嶷厚加賞待遣還旄牛由是輒不為患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絶道已百餘年更由安上既險且遠嶷遣左右齎貨幣賜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詣嶷嶷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驛奏封路為旄牛㽟毗王遣使將路朝貢後主於是加嶷撫戎將軍領郡如故嶷初見費禕為大將軍姿性汎愛待信新附太過嶷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

權重宜鑒前事少以為鑒後禕果為魏降人郭修所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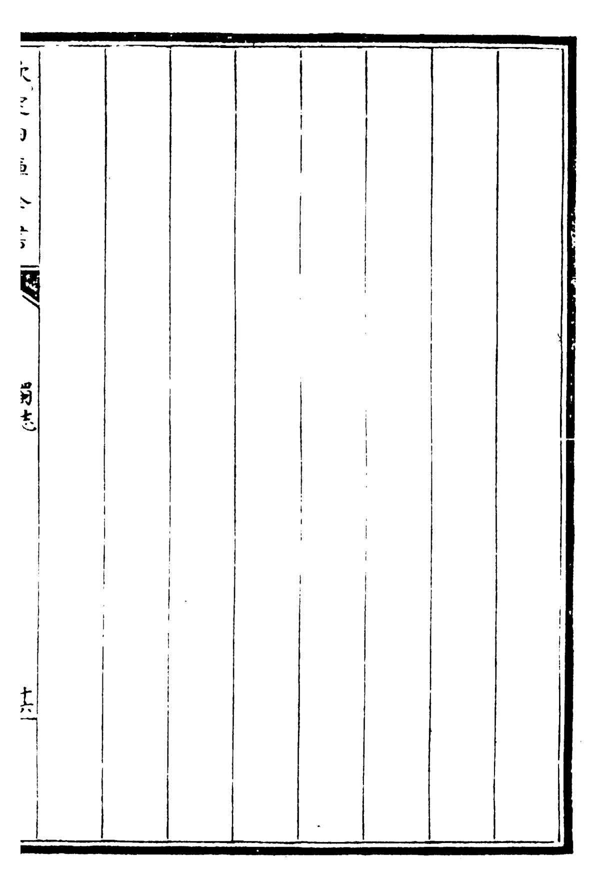
吳太傅諸葛恪以初破魏軍大興兵衆以圖攻取侍中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嶷與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以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頼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年下人又今以垂没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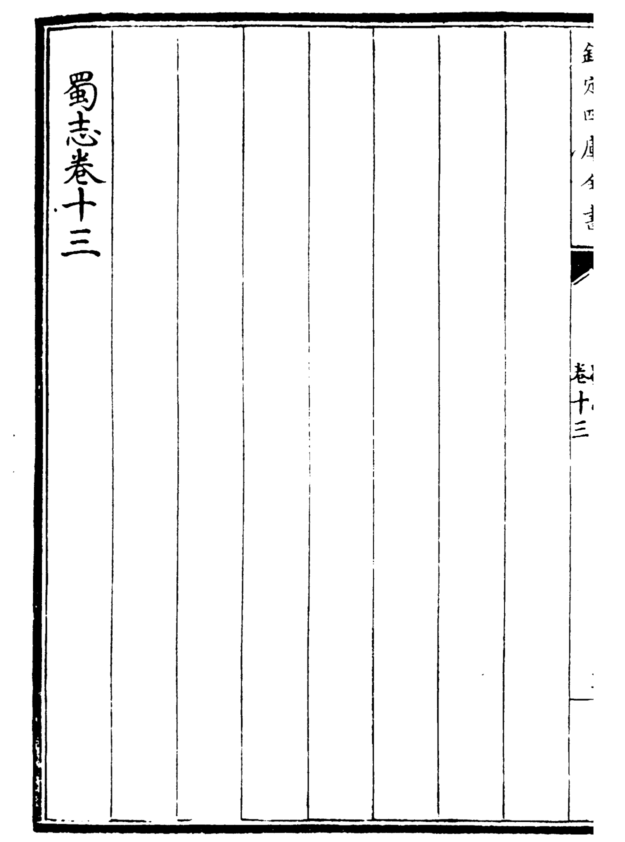
計長算之術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邪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為不晚願深採察恪竟以此夷族嶷識見多如是類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屢乞求還乃徵詣成都夷民戀慕扶轂泣涕過旄牛邑邑君襁負來迎及追尋至蜀郡界其傦督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嶷至拜盪寇將軍慷慨壯烈士人咸多貴之然放蕩少禮人

亦以此譏焉益部耆舊傳曰時車騎將軍夏侯霸謂嶷曰雖與足下踈闊然託心如舊宜明此意嶷荅曰僕未知子子未知我大道在彼何云託心乎願三年之後徐陳斯言有識之士以為美談是歲延熙十七年也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姜維率嶷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益部耆舊傳曰嶷風濕固疾至都寢篤扶杖然後能起李簡請降眾議狐疑而嶷曰必然姜維之出時論以嶷初還股疾不能在行中由是嶷自乞肆力中原致身敵庭臨發辭後主曰臣當值聖明受恩過量加以疾病在身常恐一朝隕沒辜負榮遇天不違願得豫戎事若涼州克定臣為藩表守將若有未捷殺身以報後主慨然為之流涕既到狄道簡悉率城中吏民出迎軍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嶷臨陣隕身然

其所殺傷亦過倍既亡封長子瑛西鄉侯次子護雄襲爵南土越嶲民夷聞嶷死無不悲泣為嶷立廟四時水旱輙祀之益部耆舊傳曰余觀張嶷儀貌辭令不能駭人而其策略足以入算果烈足以立威為臣有忠誠之節處類有亮直之風而動必顧典後主深崇之雖古之英士何以遠踰哉蜀世譜曰嶷孫奕晉梁州刺史

評曰黄權弘雅思量李恢公亮志業呂凱守節不回馬忠擾而能毅尚書曰擾而毅鄭玄注曰擾馴也致果曰毅王平忠勇而嚴整張嶷識斷明果咸以所長顯名發迹遇其時也





蜀志卷十三

蜀志卷十三考證

黃權少為郡吏○毛本作郡史

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太平御覽為幸作焉幸可慕作可纂

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注往者熒惑守心○臣明楷按宋書天文志云三國史並無熒惑守心之文黃初六年五月十六日壬戌熒惑入太微至二十七日癸酉乃出疑是入太微非守心也

宜速行據險毋令敵得入平地○元本無地字

李恢任郡督郵○任元本作仕

馬忠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間○味宜作味音眛

張嶷而夷徼久自固食○固後漢書作錮

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牟下人○牟宋本作任

其偕督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宋本作其督相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

蜀志卷十三考證

蜀志卷十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蔣琬子斌　斌弟顯　劉敏　費禕　姜維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沉醉先主大怒將加

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脩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沲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頃之為什邡令先主為漢中王琬入為尚書郎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為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荅曰

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為參軍五年亮住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八年代裔為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賛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為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

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曹叡驕凶遼東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糾結與之離隔叡大興衆役還相攻伐曩秦之亡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斯乃天時君其治嚴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為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搆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

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誡也戲欲賛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慣慣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慣慣之狀琬曰茍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慣慣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琬以為昔諸葛亮數闚秦川道險運艱竟不

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既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蔕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枝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

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
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筭其長短以為事首
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帥軍
為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
不難由是琬遂還住涪疾轉增劇至九年卒謚曰恭子
斌嗣為綏武將軍漢城護軍魏大將軍鍾會至漢城與
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於足下諸葛思遠
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

尊大君公侯墓當洒埽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
答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謂也亡
考昔遭疾疢亡於涪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
乃欲屈駕脩敬墳墓視予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愴
以增情思會得斌書報嘉歎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後
主既降鄧艾斌詣會於涪待以交友之禮隨會至成都
為亂兵所殺斌弟顯為太子僕會亦愛其才學與斌同
時死劉敏左護軍揚威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俱鎮

漢中魏遣大將軍曹爽襲蜀時議者或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敏以爲男女布野農穀栖畒若聽敵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平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大將軍費禕從成都至魏軍即退敏以功封雲亭侯

費禕字文偉江夏鄳人也鄳音盲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劉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仁將禕遊學入蜀會先主定蜀禕遂留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

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别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先主立太子禕與允俱為舍人遷庶子後主踐位為黄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寮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亮以初從

南歸以禕為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衜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禕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禕別傳曰權乃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之禕答曰臣以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奨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還遷為侍中亮北住漢中請禕為參軍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建興八年轉為中護軍後又為司馬

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泣涕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卒禕為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為尚書令禕别傳曰于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禕為尚書令欲斆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縣若此甚遠此非吾之所及也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爾琬自漢中還涪禕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率衆往禦之

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棊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殷基通語曰司馬懿誅曹爽禕設甲乙論平其是非甲以為曹爽兄弟凡品庸人苟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之任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奮誅討一朝殄盡此所以稱其任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為懿感曹仲付已不一豈爽與相干事勢不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讒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主之心大逆已構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後閉門舉兵蹙而向芳必無悉寧忠臣為君深慮之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刑之可也

減其尺口被以不義絶子丹血食及何晏子魏之親甥亦與同戮為僭濫不當矣　琬固讓州職

禕復領益州刺史禕當國功名略與琬比禕別傳曰禕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十一年出住漢中自琬及

禕雖自身在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後十四年夏還成都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故冬復北屯漢壽延熙十五年命禕開府十六年

歲首大會魏降人郭脩在坐禕歡飲沈醉為脩手刃所害謚曰敬侯子承嗣為黄門侍郎承弟恭尚公主禕別傳曰

恭為尚書郎顯名當世早卒

禕長女配太子璿為妃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傅子曰維為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脩布衣之業仕郡上計掾州郡為從事以父冏昔為郡功曹值羌戎叛亂身衛郡將沒於戰場賜維官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丞相諸葛亮軍向祁山時天水太守適出案行維及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虔等從行太守聞蜀軍垂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皆有異心於是夜亡保上邽維等覺太守去追遲至城門城

門已閉不納維等相率還冀冀亦不入維維等乃俱詣諸葛亮會馬謖敗於街亭亮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故維遂與母相失魏略曰天水太守馬遵將維及諸官屬隨雍州刺史郭淮偶自西至洛門案行會聞亮已到祁山淮顧遵曰是欲不善遂驅東還上邽遵念所治冀縣界乎西偏又恐吏民樂亂遂亦隨淮去時維謂遵曰明府當還冀遵謂維等曰卿諸人回復信皆賊也各自行維亦無如遵何而家在冀遂與郡吏上官子脩等還冀冀中吏民見維等大喜便令見亮二人不獲已乃共詣亮亮見大悅未及遣迎冀中人會亮前鋒為張郃費繇等所破遂將維等却縮維不得還遂入蜀諸軍攻冀皆得維母妻子亦以維本無去意故不没其家但繫保官以延之此語與本傳不同亮辟維為倉曹掾加奉義將

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叅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宫覲見主上孫盛雜記曰初姜維詣亮與母相失復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後遷中監軍征西將軍十二年亮卒維還成都為右監軍輔漢將軍統諸軍進封平襄侯延熙元年隨

大將軍蔣琬住漢中琬既還大司馬以維為司馬數率偏軍西入六年遷鎮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録尚書事是嵗汶山平康夷反維率衆討定之又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大將軍郭淮夏侯霸等戰於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

與其兵不過萬人漢晉春秋曰費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為希兾徼倖而决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十六年春禕卒夏維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維糧盡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

經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圍之魏征西将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卻住鍾題十九年春就遷維為大将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将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為魏大将鄧艾所破於段谷星散流離死者甚衆衆庶由是怨讟而隴已西亦騷動不寧維謝過引負求自貶削為後将軍行大将軍事二十年魏征東大将軍諸葛誕反於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

穀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衆皆惶懼魏大將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皆軍于長城維前住芒水皆倚山為營望艾傍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為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

得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並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卻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五年維率衆出漢侯和為鄧艾所破還住沓中維本羇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官黄皓等弄權於内右大將軍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

樹字維亦疑之故自危懼不復還成都華陽國志曰維惡黄皓恣擅啟後主欲殺之後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後主勑皓詣維陳謝維說皓求沓中種麥以避內逼爾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啟後主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為維援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為諸圍外助

比至陰平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住待之月餘維為鄧艾所摧還住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傅僉格鬬而死漢晉春秋曰蔣舒將出降乃詭謂傅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為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為功我以出戰克敵為功請各行其志遂率衆出僉謂其戰也至陰平以降胡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鬬而死魏人義之蜀記曰蔣舒為武興督在事無稱蜀命人代之因留舒助漢中守舒恨故開城出降會攻樂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翼厥甫至漢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還保劍閣以拒

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維不答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諸葛瞻於緜竹後主請降於艾艾前據成都維等初聞瞻破或聞後主欲固守成都或聞欲東入吳或聞欲南入建寧於是引軍由廣漢郪道以審虛實尋被後主勅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干寶晉紀云會

謂維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此為速矣會甚奇之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轝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世語曰時蜀官屬皆天下英俊無出維右會既構鄧艾艾檻車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漢晉春秋曰會陰懷異圖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構成擾亂以圖克復也乃詭說會曰聞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以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會曰君言遠矣

我不能行且為令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華陽國志曰維教會誅北來諸將諸將既死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祚密書與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孫盛晉陽秋曰盛以永和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既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偽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土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于今傷之盛以為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其姜維之謂乎鄧艾之入江由士衆鮮少維進不能奮節緜竹之下退不能總帥五將擁衛蜀主思後圖之計而乃反覆於順逆之間希違情於難冀之會以衰弱之國而屢觀兵於三秦已滅之邦冀理外之奇舉不亦闇哉臣松之以為盛之譏維又為不當于時鍾會大衆既造劍閣與維諸將列營守險會不得進已議還計全蜀之功幾乎立矣但鄧艾詭道傍入出於其後諸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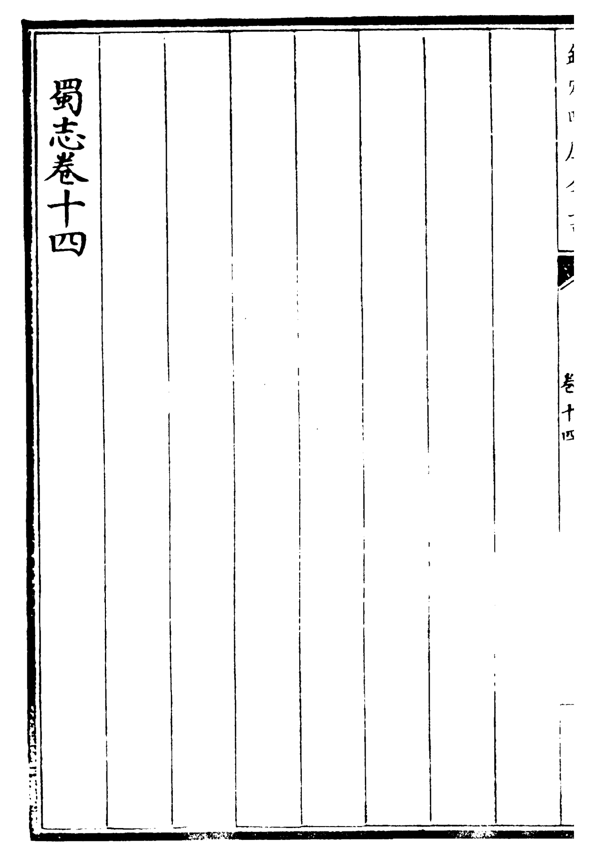
聰既敗成都自潰維若回兵救內則會衆其背當時之勢焉得兩濟而責維不能奮節緜竹擁衛蜀主非其理也會欲盡坑魏將以舉大事授維重兵使為前驅若令魏將皆死兵事在維手殺會復蜀不為難也夫功成理外然後為奇不可以事有差牙而抑謂不然設使田單之計邂逅不會復可謂之愚闇哉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為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維妻子皆伏誅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郤正著論論維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

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擿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孫盛曰異哉郤氏之論也夫士雖百行操業萬殊至於忠孝義節百行之冠冕也姜維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違君徇利不可謂忠捐親苟免不可謂孝害加舊邦不可謂義敗不死難不可謂節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御侮之任而致敵喪守於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者維無一焉實有魏之逋臣亡國之亂相而云人之儀表斯亦惑矣縱維好書而微自藻潔豈異夫盜者分財之義而程鄭降階之善也臣松之以為郤正此論取其可稱不謂維始終行事皆可準則也

所云一時儀表止在好學與儉素耳本傳及魏略皆云維本無叛心以急逼歸蜀咸相譏貶惟可責其背母餘既過苦又非所以難郤正也　維昔所俱至蜀梁緒官至大鴻臚尹賞執金吾梁虔大長秋皆先蜀亡没

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寛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　臣松之以為蔣費為相克遵畫一未嘗徇功妄動有所虧喪外郤駱谷之師内保寧緝之實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何以過於此哉今譏其未盡而不著其事故使覽者不知所謂也　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翫衆黷旅明斷不周終

致隕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况於區區蕞爾而可屢擾乎哉干寶曰姜維為蜀相國亡主辱弗之死而死於鍾會之亂惜哉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是以古之烈士見危授命投節如歸非不愛死也固知命之不長而懼不得其所也



蜀志卷十四

蜀志卷十四考證

費禕由是衆人莫不易觀○大平御覽無人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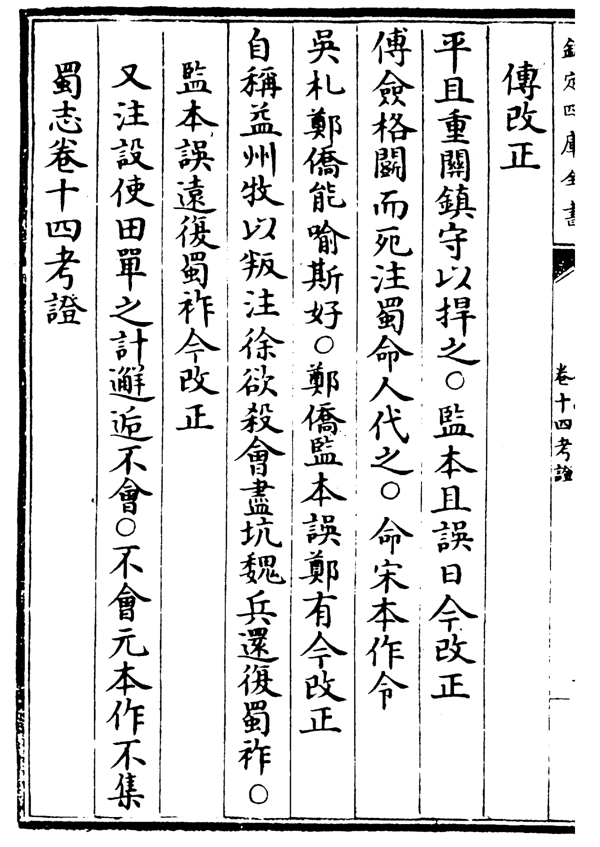
魏降人郭修在坐○監本訛作郭循今改正

姜維仕郡上計掾州郡爲從事○州郡疑作州辟

冀亦不入維○毛本維下衍等字

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此胡濟又一人非胡偉度也

維前住芒水○監本誤作亡水楊戲傳誤同皆據鄧艾



傳改正

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監本且誤曰今改正

傅僉格鬬而死注蜀命人代之○命宋本作令

吳札鄭僑能喻斯好○鄭僑監本誤鄭有今改正

自稱益州牧以叛注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祚○監本誤遠復蜀祚今改正

又注設使田單之計邂逅不會○不會元本作不集

蜀志卷十四考證

蜀志卷十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鄧芝　張翼　宗預廖化　楊戲王嗣　常播　衛繼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末入蜀未見知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

士往依焉先主定益州芝為郫邸閣督先主出至郫與語大竒之擢為郫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為尚書先主薨於永安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遣宋瑋費禕等與相報荅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隕恐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荅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為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修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

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偪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

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絶魏與蜀連和遣張温報聘於蜀蜀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權與亮書曰丁厷掞張掞音夷念反或作豔臣松之案漢書禮樂志曰長離前掞光耀明左思蜀都賦摛藻掞天庭孫權蓋謂丁厷之言多浮豔也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及亮北住漢中以芝為中監軍揚武將軍亮卒遷

前軍師前將軍領兖州刺史封陽武亭侯頊之為督江州權數與芝相聞饋遺優渥延熈六年就遷為車騎將軍後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即梟其渠帥百姓安堵華陽國志曰芝征涪陵見玄猿緣山芝性好弩手自射猿中之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一日芝見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為拔箭以木葉塞創芝乃歎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十四年卒芝為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性

剛簡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所敬貴唯器異姜維云子良襲爵景耀中為尚書左選郎晉朝廣漢太守

張翼字伯恭犍為武陽人也高祖父司空浩曾祖父廣陵太守綱皆有名迹益部書舊傳曰浩字叔明治律春秋游學京師與廣漢鐔粲漢中李郃蜀郡張覇共結為友善大將軍鄧隲辟浩稍遷尚書僕射出為彭城相薦隱士閭丘遵等徵拜廷尉延光三年安帝議廢太子唯浩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議以為不可順帝初立拜浩司空年八十三卒續漢書曰綱字文紀少以三公子經明行脩舉孝廉不就司徒辟以高第為侍御史漢安元年拜光祿大夫與侍中杜喬等八

人同日受詔持節分出案行天下貪廉墨綬有
刺史二千石以驛表聞威恵清忠名振郡國號曰八儁
是時大將軍梁冀侵擾百姓喬等七人皆奉命四出唯
綱獨埋車輪於洛陽都亭不去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
遂上書曰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
厚恩以芻蕘之姿安居阿保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
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饕甘心好貨縱恣無厭多樹
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
無君之心十五事於左皆忠臣之所切齒也書奏御京
師震悚時冀妹為皇后內寵方盛冀兄弟權重於人主
順帝雖知綱言不誣然無心治冀冀深恨綱會廣陵賊
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冀欲陷綱乃諷尚書
以綱為廣陵太守若不為嬰所殺則欲以法中之前太
守往輒多請兵及綱受拜詔問當得兵馬幾何綱對曰
無用兵馬遂單車之官徑詣嬰壘門示以禍福嬰大驚
懼走欲閉門綱又於門外罷遣吏兵留所親者十餘人

以書語其長老素為嬰所信者請與相見問以本變因示以詔恩使還請嬰嬰見綱意誠即出見綱綱延置上生問其疾苦禮畢乃謂之曰前後二千石多非其人杜塞國恩肆其私求鄉郡遠天子不能朝夕聞也故民人相聚以避害二千石信有罪矣為之者乃非義也忠臣不欺君以自榮孝子不損父以求福天子聖人欲文德以來之故使太守來思以爵禄相榮不願以刑也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發怒大兵雲合豈不危乎宜深計其利害嬰聞泣曰荒裔愚人數為二千石所侵枉不堪其困故遂相聚偷生明府仁及草木乃嬰等更生之澤但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耳綱曰豈其然乎要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之有乎嬰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領以就農畝則抱戴沒齒爵禄非所望也嬰雖為大賊起於狂暴自以為必死及得綱言曠然開明乃辭還營明日遂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詣綱降綱悉釋縛慰納謂嬰曰卿諸

人一旦離散方垂澄然當除名上之必受封賞嬰曰乞歸故業不願以穢名汙明時也綱以其至誠乃各從其意親為安處居宅子弟欲為吏者隨才任職欲為民者勸以農桑田業並豐南州晏然論功綱當封為嬰所遏絕故不得侯天子美其功徵欲用之嬰等上書乞留在郡二歲建康元年病卒官時年三十六嬰等三百餘人皆衰杖送綱喪至犍陽葬訖為起冢立祠四時奉祭思慕如喪考妣天子追念不已下詔襃揚除一子為郎

先主定益州領牧翼為書佐建安末舉孝廉為江陽長徙涪陵令遷梓潼太守累遷至廣漢蜀郡太守建興九年為庲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耆率劉胄背叛作亂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

當還羣下咸以為宜便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為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卒拜前領軍追論討劉胄功賜爵關內侯延熙元年入為尚書稍遷督建威假節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八年與衛將軍姜維俱還成都維議復出軍唯翼

庭爭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將翼等行進翼位鎮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經衆死於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為蛇畫足維竟圍經於狄道城不能克自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然常牽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景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六年與維咸在劒閣共詣降鍾會于涪明年正月隨會至成都為亂兵所殺華陽國志曰翼子微篤志好學官至廣漢太守

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也建安中隨張飛入蜀建興初丞相亮以為主簿遷叅軍右中郎將及亮卒吳慮魏或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也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為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直甚愛待之見敬亞於鄧芝費禕遷為侍中徙尚書延熙十

年為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預答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為不受邪臣松之以為芝以年啁預是不自顧然預之此答觸人所忌載之記牒近為煩文芝性驕傲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避下之而預獨不為屈預復東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斛吳歷曰預臨別謂孫權曰蜀土僻小雖云鄰國東西相賴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君臣憑恃唯陛下重垂神慮又自說年老多病恐不復得奉聖顏孫盛曰夫帝王之保唯道與義道義既

建雖小可大殷周是也苟在詐力雖强必敗秦項是也况乎居偏鄙之城恃山水之固而欲連横萬里永相資賴哉昔九國建合從之計而秦人卒併六合囂述營輔車之謀而光武終兼隴蜀夫以九國之彊隴漢之大莫能相救坐覩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固而彊弱之心難一故也而云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豈不謟哉乃還遷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大將軍賜爵關內侯景耀元年以疾徵還成都後為鎮軍大將軍領兖州刺史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許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邪遂不往廖化字元儉本名淳襄陽

人也為前將軍關羽主簿羽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為信然因攜持老母晝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遇於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為宜都太守先主薨為丞相參軍後為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漢晉春秋曰景耀五年姜維率衆出狄道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知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何以能立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日之事也咸熙元年春化預俱內徙洛陽道病卒

楊戲字文然犍為武陽人也少與巴西程祁公弘巴郡楊汰季儒蜀郡張表伯達並知名戲每推祁以為冠首丞相亮深識之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為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為平當府辟為屬主簿亮卒為尚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請為治中從事史琬以大將軍開府又辟為東曹掾遷南中郎參軍副貳庲降都督領建寧太守以疾徵還成都拜護軍監軍出領梓潼太守入為射聲校尉所在清約不煩延熙二十年隨大將軍

姜維出軍至芒水戲素心不服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辭維外寛内忌竟不能堪軍還有司承旨奏戲免為庶人後景耀四年卒戲性雖簡惰省畧未嘗以甘言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紙然篤於舊故居誠存厚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廢頓韜無行見捐戲經紀振䘏恩好如初又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唯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世終自不如此長兒也有識以此貴戲張表有威儀風觀始名位與戲

齊後至尚書督厥降後將軍先戲没祁汰各早死（戲同縣後進有李密者字令伯犍為武陽人也

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治春秋左氏傳博覽多所通涉機警辨捷事祖母以孝聞其侍疾則泣涕側息日夜不觧帶膳飲湯藥必自口嘗本郡禮命不應州辟從事尚書郎大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吳主問蜀馬多少對曰官用有餘人間自足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謂寧為人弟密曰願為人兄吳主曰何以為兄密曰為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羣臣皆稱善蜀平後征西將軍鄧艾聞其名請為主簿及書招欲與相見皆不往以祖母年老心在色養晉武帝立太子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偪遣於是密上書曰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

兒息外無期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偪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恤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亦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敢廢遠臣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

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言廢劉伉俾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武帝覽表曰密不空有名也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養其祖母奉膳及祖母卒服終從尚書郎為河內溫縣令政化嚴明中山諸王每過溫縣必責求供給溫吏民患之及密至中山王過縣欲求芻茭薪蒸密牋引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擾伏惟明王孝思維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之碎所未聞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隴西王司馬子舒深敬友密而貴勢之家憚其公直密去官為州大中正性方直不曲意勢位後失荀勗張華指左遷漢中太守諸王多以為冤一年去官年六十四卒著述理論十篇安東將軍胡熊與皇甫士安並善之

譙以延熙

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于蜀書是以記

之於左自此之後卒者則不追謚故或有應見稱紀而不在乎篇者也其戲之所賛而今不作傳者余皆注疏本末於其辭下可以粗知其髣髴云爾

昔文王歌德武王歌興夫命世之主樹身行道非唯一時亦由開基植緒光于來世者也自我中漢之末王綱棄柄雄豪並起役殷難結生人塗地於是世主感而慮之初自燕代則仁聲洽著行自齊魯則英風播流寄業荆郢則臣主歸心顧援吳越則賢愚賴風奮威巴蜀則

萬里肅震厲師庸漢則元寇斂迹故能承高祖之始兆
復皇漢之宗祀也然而姦凶慧險天征未加猶孟津之
翔師復須戰於鳴條也天祿有終奄忽不豫雖攝歸一
統萬國合從者當時儁乂扶攜翼戴明德之所懷致也
蓋濟濟有可觀焉遂乃並述休風動于後聽其辭曰
皇帝遺植爰滋八方別自中山靈精是鍾順期挺生傑
起龍驤始于燕代伯豫君荆吳越憑賴望風請盟挾巴
跨蜀庸漢以并乾坤復秩宗祀惟寧躡基履迹播德芳

聲華夏思美西伯其音開慶來世歷載攸興

贊昭烈皇帝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真受遺阿衡整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忘其身誕靜邦內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國恨於未夷

贊諸葛丞相

司徒清風是咨是臧識愛人倫孔音鏘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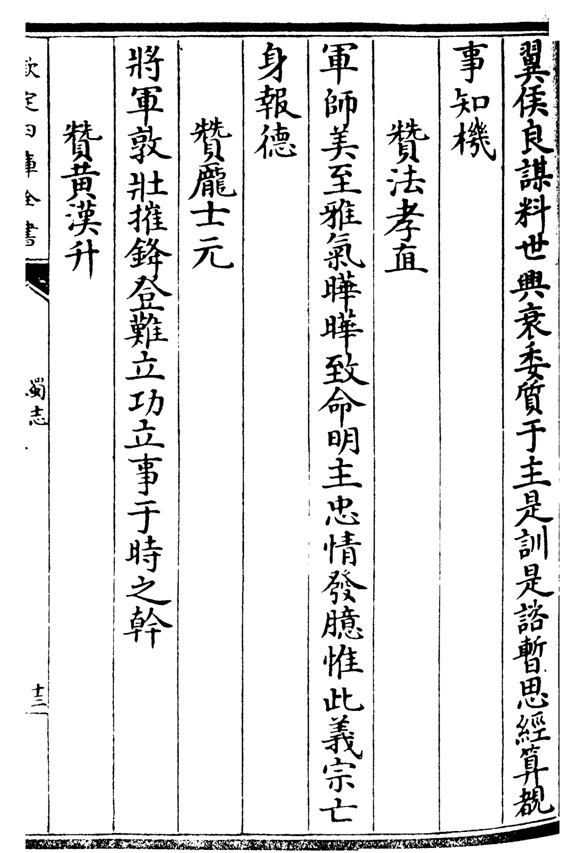
贊許司徒

關張赳赳出身匡世扶翼儁上雄壯虎烈藩屏左右翻飛電發濟于艱難贊主洪業侔迹韓耿齊聲雙德交待無禮並致姦慝悼惟輕慮隕身匡國

贊關雲長張益德

驃騎奮起連横合從首事三秦保據河潼宗計於朝或異或同敵以乘釁家破軍亡乖道反德託鳳攀龍

贊馬孟起



翼侯良謀料世興衰委質于主是訓是諮暫思經算覩
事知機
贊法孝直
軍師美至雅氣曄曄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惟此義宗亡
身報德
贊龐士元
將軍敦壯摧鋒登難立功立事于時之幹
贊黄漢升

掌軍清節亢然恒常讜言惟司民思其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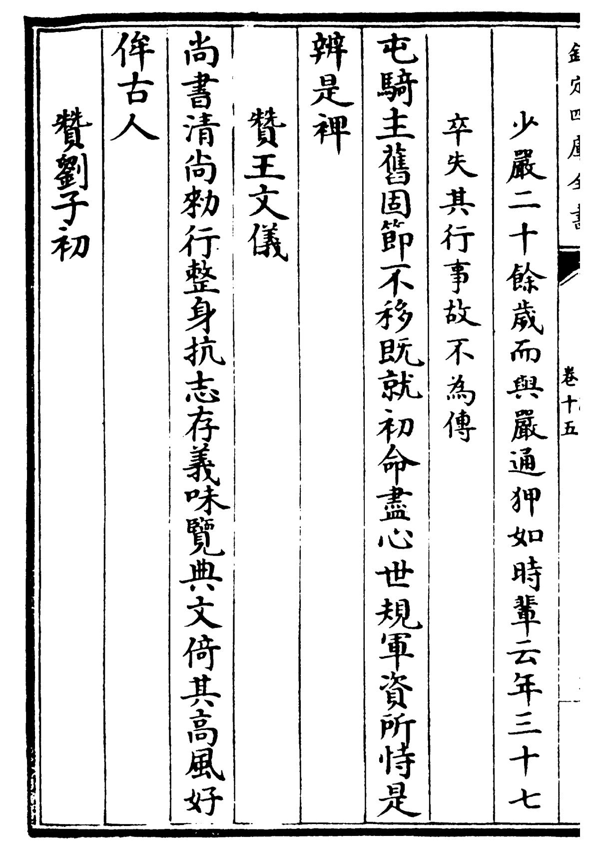
贊董幼宰

安遠彊志允休允烈輕財果壯當難不惑以少禦多殊方保業

贊鄧孔山孔山名方南郡人也以荆州從事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為犍為屬國都尉因易郡名為朱提太守選為安遠將軍庲降都督住南昌縣章武二年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

揚威才幹𢽾歔文武當官理任衎衎辯舉圖殖財施有義有叙

贊費賓伯賓伯名觀江夏鄳人也劉璋母觀之族姑璋又以女妻觀觀建安十八年參李嚴軍拒先主於緜竹與嚴俱降先主旣定益州拜為裨將軍後為巴郡太守江州都督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加振威將軍觀為人善於交接都護李嚴性自矜高護軍輔匡等年位與嚴相次而嚴不與親褻觀年



少嚴二十餘歲而與嚴通狎如時輩云年三十七

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

屯騎主舊固節不移既就初命盡心世規軍資所恃是

辨是裨

贊王文儀

尚書清尚勑行整身抗志存義味覽典文倚其高風好

侔古人

贊劉子初

安漢雍容或婚或賔見禮當時是謂循臣

贊麋子仲

少府修愼王元泰名謀漢嘉人也有容止操行劉璋時為巴郡太守還為州治中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為別駕先主為漢中王用荆楚宿士零陵頼恭為太常南陽黄柱為光禄勲謀為少府建興初賜爵關内侯後代頼恭為太常恭柱謀皆失其行事故不為傳恭子厷為丞相西曹令史隨諸葛亮於漢中早夭亮甚惜之與留

府長史參軍張裔蔣琬書曰令史失賴忲掾屬喪楊顒為朝中損益多矣顒亦荆州人也後大將軍蔣琬問張休曰漢嘉前輩有王元泰今誰繼者休對曰至於元泰州里無繼況鄙郡乎其見重如此襄陽記曰楊顒字子昭楊儀宗人也入蜀為巴郡太守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顒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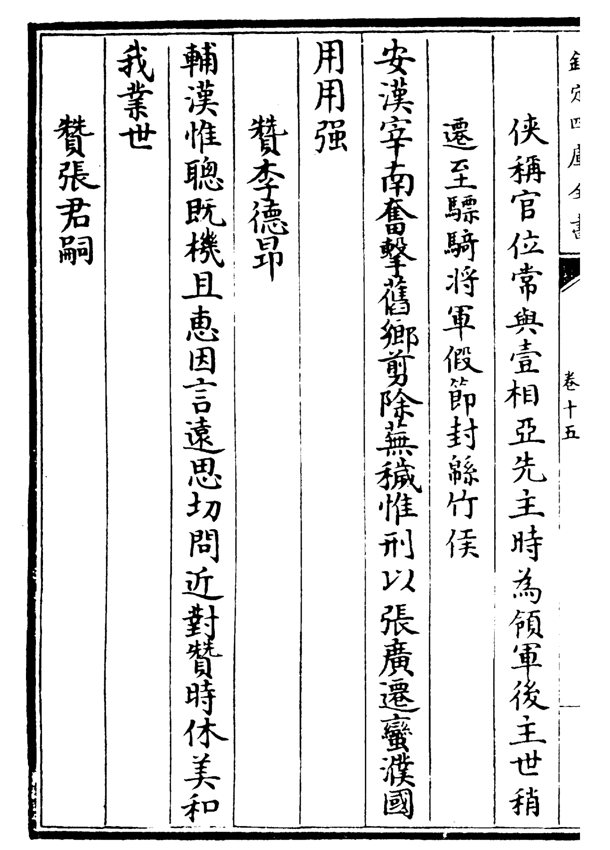
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邴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言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後為東曹屬典選舉顒死亮垂泣三日鴻臚明眞何彦英名宗蜀郡郫人也事

廣漢任安學精究安術與杜瓊同師而名問過之劉璋時為犍為太守先主定益州領牧辟為從事祭酒後援引圖讖勸先主即尊號踐阼之後遷為大鴻臚建興中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子雙字漢偶滑稽談笑有淳于髠東方朔之風為雙柏長早卒諫議隱行儒林天文宣班大化或首或林

贊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宣

車騎高勁惟其泛愛以弱制强不陷危墜

贊吳子遠子遠名壹陳留人也隨劉焉入蜀劉璋時為中郎將將兵拒先主於涪詣降先主定益州以壹為護軍討逆將軍納壹妹為夫人章武元年為關中都督建興八年與魏延入南安界破魏將費瑶徙亭侯進封高陽鄉侯遷左將軍十二年丞相亮卒以壹督漢中車騎將軍假節領雍州刺史進封濟陽侯十五年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壹族弟班字元雄大將軍何進官屬吳匡之子也以豪



侠稱官位常與壹相亞先主時為領軍後主世稍
遷至驃騎將軍假節封縣竹侯
安漢宰南奮擊舊鄉剪除蕪穢惟刑以張廣遷蠻濮國
用用强
贊李德昂
輔漢惟聰既機且惠因言遠思切問近對贊時休美和
我業世
贊張君嗣

鎮北敏思籌畫有方導師禳穢遂事成章偏任東隅永
命不祥哀悲本志放流殊疆

贊黃公衡

越騎惟忠厲志自祗職于內外念公忘私

贊楊季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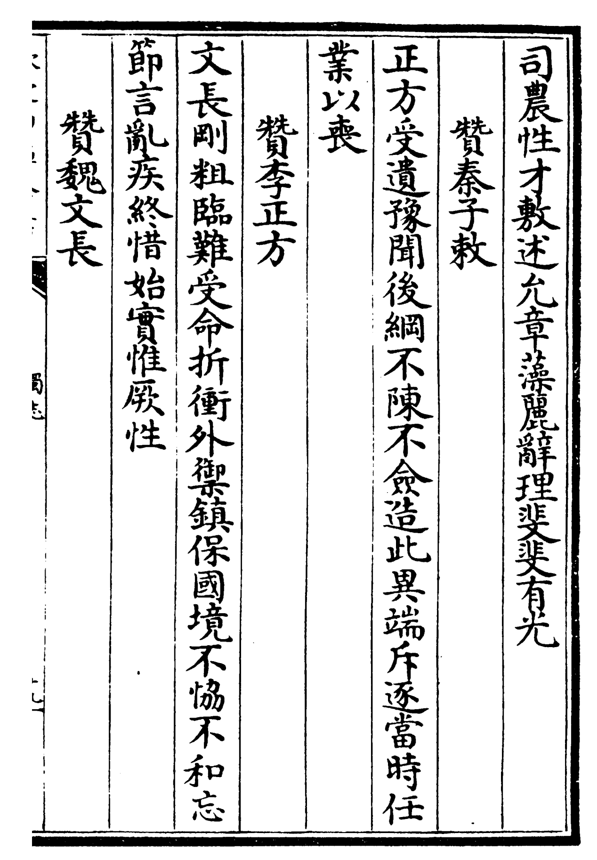
征南厚重征西忠克統時選士猛將之烈

贊趙子龍陳叔至叔至名到汝南人也自豫州隨
先主名位常亞趙雲俱以忠勇稱建興初官永安

都督征西將軍封亭侯

鎮南粗强輔元弼名匡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為巴郡太守建興中徙鎮南為右將軍封中鄉侯監軍尚篤劉南和名邕義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為江陽太守建興中稍遷至監軍後將軍賜爵關内侯卒子式嗣少子武有文與樊建齊名官亦至尚書並豫戎任任自封裔

贊輔元弼劉南和



司農性才敷述允章藻麗辭理斐斐有光

贊秦子勑

正方受遺豫聞後綱不陳不僉造此異端斥逐當時任業以喪

贊李正方

文長剛粗臨難受命折衝外禦鎮保國境不協不和忘節言亂疾終惜始實惟厥性

贊魏文長

威公狷狹取異衆人閑則及理逼則傷侵舍順入凶大易之云

贊楊威公

季常良實文經勤類士元言規處仁聞計文經士元皆失其名實行事郡縣處仁本名存南陽人也以荆州從事隨先主入蜀南攻至雒以為廣漢太守存素不服龎統統中矢卒先主發言嘉歎存曰統雖盡忠可惜然違大雅之義先主怒曰統殺身成仁更為非也免存官頃

之病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孔休文祥或才或臧孔休

名覿為荆州主簿别駕從事見先主傳失其郡縣文祥

名禎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歷雒郫令南廣漢太守失

其行事子忠官至尚書郎襄陽記曰習禎有風流善談

論名亞龐統而在馬良之右子忠亦有名忠子隆為步

兵校尉掌校祕書播播述志楚之蘭芳

贊馬季常衛文經韓士元張處仁殷孔休習文祥

國山休風國山名甫廣漢郪人也好人流言議劉璋時

為州書佐先主定蜀後為緜竹令還為荆州議曹從事隨先主征吳軍敗於秭歸遇害子祐有父風官至尚書右選郎永南耿忠永南名邵廣漢鄓人也先主定蜀後為州書佐部從事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為西曹椽亮南征留邵為治中從事是歲卒華陽國志曰邵兄邈字漢南劉璋時為牛鞞長先主領牧為從事正旦命行酒得進見讓先主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鄙州甚為不宜也先主

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匪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為請得免久之為揵為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軍建興六年亮西征馬謖在前敗績亮將殺之邈諫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蜀十二年亮卒後主素服發哀三日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為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偪主畏其威故姦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沒蓋宗族得全西戎

靜息大小為慶後主怒下獄誅之盛衡承伯言藏言時盛衡名勲承伯名齊皆巴西閬中人也勲劉璋時為州書佐先主定蜀辟為左將軍屬後轉州别駕從事卒齊為太守張飛功曹飛貢之先主為尚書郎建興中從事丞相掾遷廣漢太守復為飛參軍亮卒為尚書勲齊皆以才幹自顯見歸信於州黨不如姚伷伷字子緒亦閬中人先主定益州後為功曹書佐建興元年為廣漢太守丞相亮北駐漢中辟為掾並進文武之士亮稱曰忠

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遷為參軍亮卒稍遷為尚書僕射時人服其真誠篤粹延熙五年卒在作贊之後孫德果銳孫德名福梓潼涪人也先主定益州後為書佐西充國長成都令建興元年徙巴西太守為江州督揚威將軍入為尚書僕射封平陽亭侯延熙初大將軍蔣琬出征漢中福以前監軍領司馬卒益部耆舊雜記曰諸葛亮於武功病篤

後主遣福省侍遂因諮以國家大計福往具宣聖旨聽
亮所言至別去數日忽馳思未盡其意遂却騎馳還見
亮亮語福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
更來一決耳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
請公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輙還耳乞復請蔣
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
不荅福還奉使稱旨福為人精識果銳敏於從政子驤
字叔龍亦有名官至尚書郎廣漢太守偉南篤常偉南

名朝永南兄郡功曹舉孝廉臨邛令入為別駕從事隨
先主東征吴章武二年卒於永安益部耆舊雜記曰朝
又有一弟早亡各有才望時人號之李氏三龍華陽國
志曰羣下上先主為漢中王其文朝所造也臣松之案
耆舊所記以朝邵及早亡者為三龍邈之狂直不得在
此數德緒義彊志壯氣剛德緒名祿巴西安漢人也先
主定益州為郡從事牙門將建興三年為越巂太守隨
丞相亮南征為蠻夷所害時年三十一弟衡景耀中為

領軍義彊名士廣漢郪人國山從兄也從先主入蜀後舉孝廉為符節長遷牙門將出為宕渠太守徙在犍為會丞相亮南征轉為益州太守將南行為蠻夷所害濟修志蜀之芬香

贊王國山李永南馬盛衡馬承伯李孫德李偉南龔德緒王義彊

休元輕寇損時致害休元名習南郡人隨先主入蜀先主東征吳習為領軍統諸軍大敗於猇亭文進奮身同

此顛沛文進名南亦自荊州隨先主入蜀領兵從先主
征吳與習俱死時又有義陽傅肜先主退軍斷後拒戰
兵人死盡吳將語肜令降肜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
者遂戰死拜子僉為左中郎後為關中都督景耀六年
又臨危授命論者嘉其父子奕世忠義蜀記載晉武帝
詔曰蜀將軍傅僉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死不顧僉父
肜復為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為異僉
息著募後没入奚官免為庶人患生一人至於弘大

江陽剛烈立節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單夫隻役隕命於軍

贊馮休元張文進

贊程季然季然名畿巴西閬中人也劉璋時為漢昌長縣有賨人種類剛猛昔從高祖以定關中巴西太守龎羲以天下擾亂郡宜有武衛頗招合部曲有讒於璋說羲欲叛者璋陰疑之羲聞甚懼將謀自守遣畿子郁宣旨索兵自助畿報曰郡合部

曲本不為叛雖有交搆要在盡誠若必以懼遂懷
異志非鐵之所聞并敕郁曰我受州恩當為州牧
盡節汝為郡吏當為太守效力不得以吾故有異
志也義使人告鐵曰爾子在郡不從太守家將及
禍鐵曰昔樂羊為將飲子之羮非父子無恩大義
然也今雖復羮子吾必飲之義知鐵必不為已厚
陳謝於璋以致無咎璋聞之遷鐵江陽太守先主
領益州牧辟為從事祭酒後隨先主征吳遇大軍

敗績沂江而還或告之曰後追已至解船輕去乃可以免鐵曰吾在軍未曾為敵走况從天子而見危哉追人遂及鐵船鐵身執戟戰敵船有覆者衆大至共擊之乃死

公弘後生卓爾奇精夭命二十悼恨未呈

贊程公弘弘名祁季然之子也

古之奔臣禮有來偪怨興同官不顧大德靡有匡救倍成奔北自絶于人作笑二國

麋芳士仁郝普潘濬麋芳字子方東海人也為南郡太守士仁字君義廣陽人也為將軍住公安統屬關羽與羽有隙叛迎孫權郝普字子大義陽人先主自荆州入蜀以普為零陵太守為吳將呂蒙所譎開城詣蒙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先主入蜀以為荆州治中典留州事亦與關羽不穆孫權襲羽遂入吳普至廷尉濬至太常封侯

益部耆舊雜記載王嗣常播衛繼三人皆劉氏王蜀時

人故錄于篇

王嗣字承宗犍為資中人也其先延熙世以功德顯著舉孝廉稍遷西安圍督汶山太守加安遠將軍綏集羌胡咸悉歸服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首降嗣待以恩信時北境得以寧靜大將軍姜維每出北征羌胡出馬牛羊氈毦及義穀裨軍糧國賴其資遷鎮軍故領郡後從維北征為流矢所傷數月卒戎夷會葬贈送數千人號呼涕泣嗣為人美厚篤至衆所愛信嗣子及孫羌胡見之

如骨肉或結兄弟恩至於此
常播字文平蜀郡江原人也播仕縣主簿功曹縣長廣都朱游建興十五年中被上官誣劾以逋沒官穀當論重罪播詣獄訟爭身受數千杖肌膚刻爛毒痛慘至更歷三獄幽閉二年有餘每將考掠吏先驗問播不答言但急行罰無所多問辭終不撓事遂分明長免刑戮時唯主簿楊玩亦證明其事與播辭同衆咸嘉播忘身爲君節義抗烈舉孝廉除郪長年五十餘卒書於舊德傳

後縣令潁川趙敦圖其像贊頌之

衞繼字子業漢嘉嚴道人也兄弟五人繼父為縣功曹

繼為兒時與兄弟隨父游戲庭寺中縣長蜀郡成都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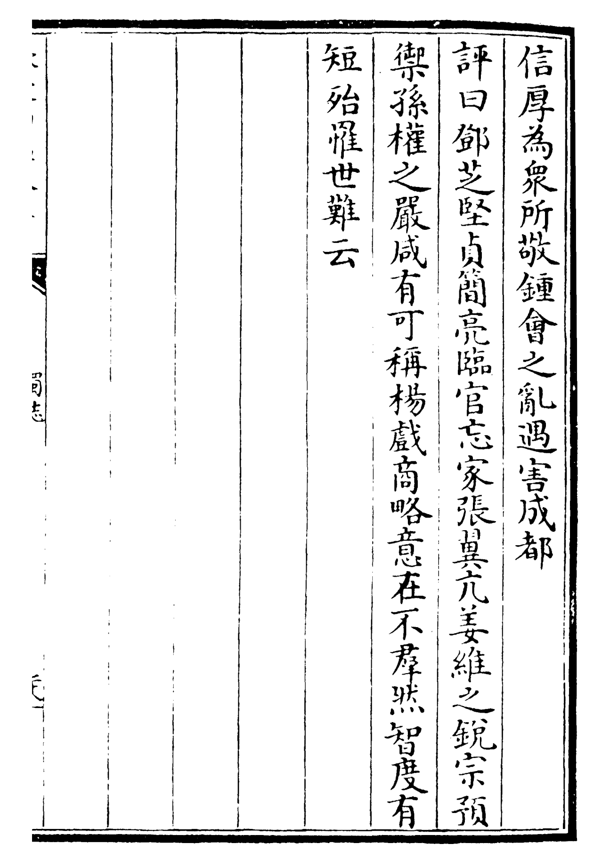
君無子數命功曹呼其子省弄甚憐愛之張因言宴之

間語功曹欲乞繼功曹即許之遂養為子繼敏達夙成

學識通博進仕州郡歷職清顯而其餘兄弟四人各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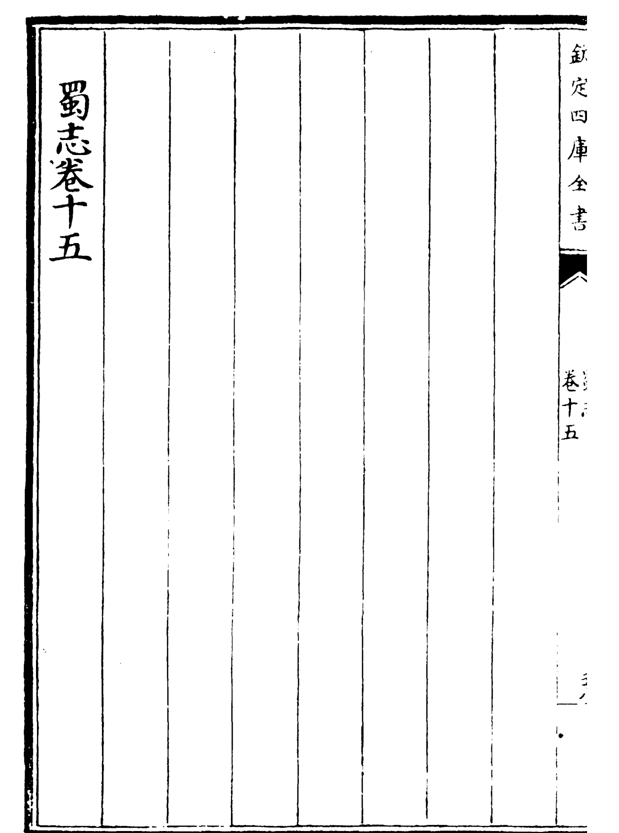
堪當世者父恒言已之將衰張明府將盛也時法禁以

異姓為後故復為衞氏屢遷拜奉車都尉大尚書忠篤



信厚為衆所敬鍾會之亂遇害成都

評曰鄧芝堅貞簡亮臨官忘家張翼亢姜維之銳宗預禦孫權之嚴咸有可稱楊戲商略意在不羣然智度有短殆罹世難云



蜀志卷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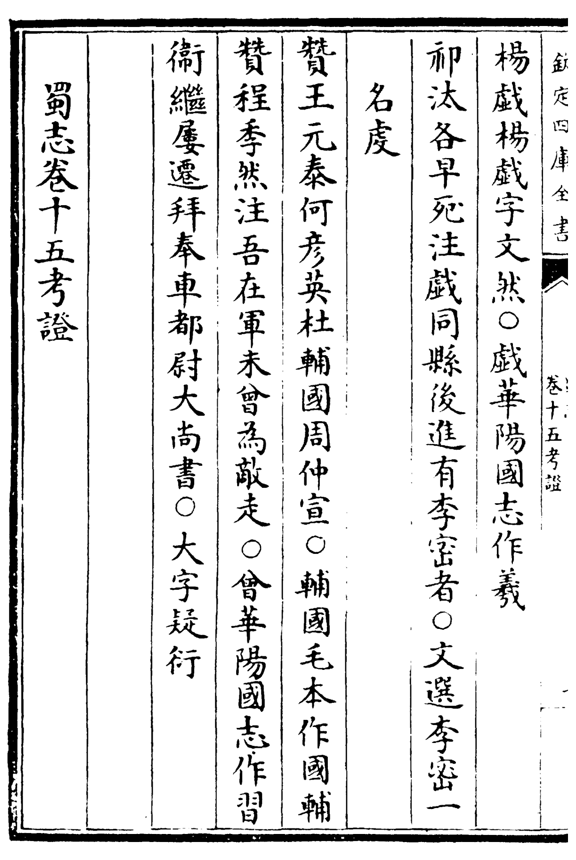
蜀志卷十五考證

鄧芝先主累遣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宋瑋先主傳作宗瑋

張翼高祖父司空浩○浩後漢書作晧

宗預權大笑喜其抗直○抗直太平御覽作蓋直通鑑作畫直

遺預大珠一斛注夫帝王之保唯道與義○保元本作寶



楊戲楊戲字文然○戲華陽國志作羲

祁汰各早死注戲同縣後進有李宓者○文選李宓一名虔

贊王元泰何彦英杜輔國周仲宣○輔國毛本作國輔

贊程季然注吾在軍未曾為敵走○曾華陽國志作習

衛繼屢遷拜奉車都尉大尚書○大字疑衍

蜀志卷十五考證

謹案卷十五第十頁前六行猥蒙拔擢文選猥作

過

第十三頁後六行為犍為屬國都尉刊本屬訛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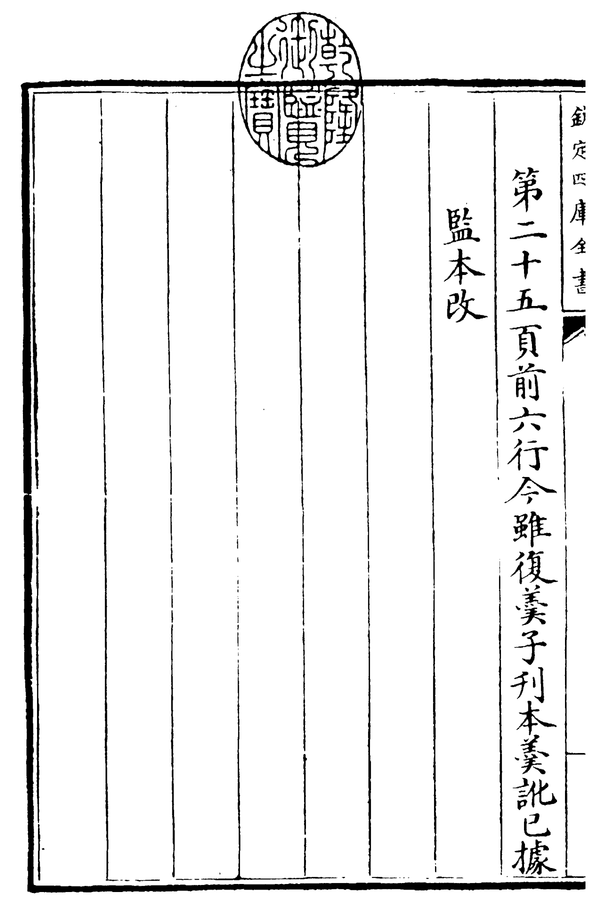
據毛本改

第十五頁後七行婢典炊爨刊本典訛與據監本

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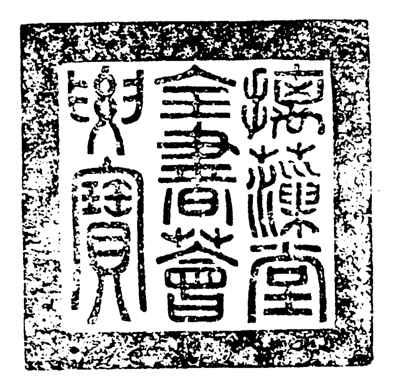
第十八頁後三行為巴郡太守刊本郡訛都據監

本改



第二十五頁前六行今雖復羮子刋本羮訛巳據

監本改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録監生臣丁湘錦